

1009

南通
名镇

风

情

录



南通名镇风情录

南通市政协文史编辑部

佳恩出版

執行編輯：祖丁遠
美術設計：丁鴻章

南通名鎮風情錄

著作人：南遠市政協文史編輯部
出版者：佳恩有限公司出版社
地 址：臺北市光復北路 115號2樓
電 話：(02) 7617680
傳 真：(02) 7664969
董事長：陳健升 發行人：陳繼東
印 刷：GLODEN WAVE GIFT CO., LTD.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5086號
初 版：1993年3月

書號：957-8632-08-8 定價：6.5圓

專有出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EC4 / 19

悠悠乡情建家业

——《南通名镇风情录》序

●徐 燕

《南通名镇风情录》，从地方文史的角度，把一个个名镇的形成、发展融于文史、风情之中，富有实用性、史料性、知识性，读来饶有兴味。它旨在向海内外南通人士介绍家乡名镇的巨大变化，并为港澳台胞、海外侨胞和各国朋友提供投资环境方面的部分信息。

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富饶而美丽，一向被世人誉为中国的“金三角”。这个金三角的江北一翼，就是拥有 8000 平方公里江海平原面积的江苏省南通市。它依江濒海，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具有现代化大型港口通达世界，堪称金三角上的一块宝地。1984 年 3 月，南通市进一步对外开放后，先后有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驻华使节、商务及贸易社团、技术专家纷至沓来观光考察，在南通市投资的外商已如雨后春笋。

南通，在远古时代是一片茫茫的江口海域，约在 5000 年前逐渐形成沙洲陆地。唐时属扬州，南唐改称静海。五代后周显德五年（公元 958 年）建城，距今已有千余年。南通市辖区内的集镇是从宋代开始，逐步形成的。这些名镇的历史，长者百年短者数十年。这在《南通名镇风情录》中可以看到翔实的记载。

目前，南通市辖南通、海门、如东、海安四个县，崇川、港

闸两个区。启东、如皋两县近年来撤县设市，但仍归南通市代管。《南通名镇风情录》一书中介绍的名镇，就是位于上述四县、两市、两区的知名度较大的市镇。

市镇是基层经济建设的前哨阵地。本书介绍的这些名镇，都已成为它们所在农村地段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市镇的市场经济活动空前活跃。它们大力发展工业，开发名、特、优产品，积极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为振兴南通经济作出了贡献。

令人鼓舞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南通名镇的自身建设已取得长足的进展。镇容镇貌、交通、通讯、文化设施等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前一大批有远见的市镇领导人，正抓住新的机遇，在积极发挥各自所在镇的优势，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加快改革开放步伐，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市镇生产力，为把市镇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繁荣富裕的新型市镇而努力。

古人船过扬子江头时留诗云：“天开云雾东南碧，日射波涛上下红。”其景何等壮丽，寓意何等气魄！我竭诚祝愿，南通市的众多市镇，无论已是名闻遐迩的名镇，还是暂时还不太知名的市镇，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指引下，加快步伐，把市镇经济建设得像扬子江头观日出那样令人赞叹。并藉此作序的机会，热忱吁请远在海外的南通籍人士，为开发和建设家乡市镇经济而携手合作，热忱欢迎港澳台胞、海外侨胞和各国朋友，到与上海仅一江之隔并直接受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区辐射的江海平原广大市镇来参与投资开发！

1992年3月

① 序言作者为南通市市长

目 录

- 悠悠乡情建家业 徐 煦(1)
——《南通名镇风情录》
- 运河古镇话春秋 姚振国(1)
——唐闸镇走笔
- 疑是银河落九天 于 澄(12)
——天生港镇纪实
- 江山小镇尽风流 余继党(20)
——狼山镇纪实
- 海陵古邑今胜昔 陆 群 钱玉新(27)
——海安镇片断
- 老镇旧貌换新颜 黄宝书 于文庆 陈尔玉(34)
——曲塘镇魅力
- 廿美芬芳古镇情 何邦华 张纪良 钱峻林(41)
——李堡镇散记
- 江淮平原一翡翠 倪绍轩 周思璋 徐希俊(49)
——如城镇纪略
- 蒲草茵茵古镇风 苏人杰 丁邦魁 蒋邦彦(59)
——白蒲镇纪述
- 古运河畔一条镇 丁邦敬 张杰俊(64)
——丁堰镇拾萃
- 海滨县城亦风流 冷德裕 徐长秀(70)
——掘港镇揽胜

- 金卤亭畔涌春潮 步 明 陈谷容(78)
——马塘镇集萃
- 海丰地利古枫情 郑 灿 陈思明(84)
——丰利镇散记
- 大浪淘沙苦海清 陈学厚 于树华(93)
——祥茶镇漫笔
- 燕川水暖处处情 任恒善 毕福如(101)
——岔河镇集锦
- 人杰地灵今胜昔 李 健 李 太(111)
——双甸镇散记
- 披金拣沙凭阿谁 陆牟机(118)
——金沙镇漫步
- “金凤”展翅领风骚 陈淦良 王建华(127)
——石港镇风貌
- 凤凰宝地人杰地灵 镇 瞻(137)
——平湖镇随录
- 朵朵银棉白如雪 徐晓辉(146)
——三余镇礼赞
- 商贾之乡展新姿 王士明(150)
——二甲镇一瞥
- 狮子山下锦作堆 邹仁岳 许乃平(155)
——海门镇扫描
- 状元故里露新颜 施有勇 周洪斌 高宗祥(165)
——常乐镇变迁
- 千秋沧桑话兴盛 姜光斗 崔行之(172)
——四甲镇素描
- 建厂立镇两兴旺 王鹤翀 施友明(183)
——三厂镇漫笔

- 扬子江畔一明珠 黄少云(193)
——青龙港镇随笔
- 群龙汇聚江海角 陆凤贤(197)
——汇龙镇素描
- 渔港春秋多潇洒 陆凤贤(210)
——吕四镇掠影
- 十里长街话沧桑 郭士龙 陆继权(215)
——久隆镇杂记
- 垦牧前哨衰荣史 杨谷森(222)
——海复镇实录
- 编 后 (229)

运 河 古 镇 话 春 秋

——唐闸镇走笔

□姚振国

古老的通扬运河从这一片净土上蜿蜒流过，如一曲小令，唐闸镇被分隔成东西两阙。小镇很美，是三角洲的风给了她多姿的梦想；却又很古朴，血脉里依旧回响着古运河的涛声。

一

古运河是小镇的母亲。有人在寻根，小镇究竟形成于何年，何由得了这么没有色彩且缺乏个性的名字？至于这些，旧州志中均无详实记载，一则民间传说却把它描绘得有声有色。据说该地早先叫范家渡，仅是运河上的一个渡口，行人到此长呼一声，小木舟就过来了。由于运河两岸地势落差甚大，东高西低，一旦洪水横流，西岸便浊浪汹涌，殃及生灵，当地百姓极盼在此造一水闸，以节制水流。可当时朝廷财力匮乏，无回天之力，百姓只得自发筹措，为能尽快筹集到更多资金，民众一致敲定，谁捐的款最多，这闸就以他的姓名命名，结果近侧一小店唐姓老板领衔，于是这水闸最后便取名为唐家闸了。

河与河交汇，路与路相通，来往行人增多，远近乡民便携农

副产品来此要口交换、出售。有时天蒙蒙亮，人们便从四方赶来，犹如各路溪水汇集于这里，随后自觉排列成行，买卖各方怡然称便，日上三竿，集市便悄然散去。久之，这儿便成了不约而定的贸易场所。为生意方便，茶馆、饭店相继开业，一些简单的作坊和店铺也挂出了牌，酒家有杏黄旗招展……

小镇就这样渐渐形成，虽已过去几个世代，这种集市买卖的遗风一直沿袭到现在。所不同的：一是现在的贸易品种激增，瓜果蔬菜、家用电器、鞋帽衣袜，百货杂品琳琅满目；二是方式更新，人们不必再用嗓子吆喝，个体摊贩只需用一个指头按揿一下电钮，录音机便用歌声招徕买主，使顾客乐于从口袋里掏出钱来；三是已失去了时间界限，真成终日不散的宴席，尤为令人感兴趣的是，此处虽远离大海，却有不少海鲜入市，诸如带鱼、文蛤、牡蛎、海虾之类，随处可见。每到节日，更为热闹，集市长街绵延不断，买者卖者人头攒动，喧声四起，五光十色五花八门构成小镇奇特的景点。

二

而今已无人能描出小镇最初的模样了，那些至今仍保持着原始形态的曲折布局，却可让人透视到它的淳朴和一点乡村味儿，那些缺乏整体意识的小屋，总使人想起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疏航桥东拐的一条小街十八间便是标本。而那些线装书式的古巷，又是另一番风情，巷道都用大大小小的石块铺着，石石相连，缝缝相接，形成许许多多各异的花纹。路上少有尘灰，夏日阵雨冲刷之后，石道上光溜溜的，犹如洗过一般，清新可人，穿着鞋在上面走，不湿脚，如果穿着木屐遍达，则会发出很有节奏的响声。

巷子的两边是墙院，上面积满青苔，春天，间或还有几株红杏从墙上探出头来，因而在此漫步，很容易使人想起戴望舒先生

笔下的小巷。墙院里还不时传出机杼声，这是纺织娘在劳作。她们手巧，木梭在上面滑来滑去，就能织出上好的土布，再经过工艺蓝印，便出现了许多好看的花纹，花鸟、虫鱼，神态毕肖。这就是在当时相当流行的家庭纺织业，人们大半为了生计，有时直织到深夜，待东方放晓，便又赶到集市卖出，而后再到粮行买点米面之类。当然那时谁也不曾想到这一僻壤，在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沧桑之后，这儿却成了纺织工业基地；在黄道婆为序的中国历史上，涂上了重重的一笔，使小镇从此享有盛誉。

三

一切都绝非偶然。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末代状元张謇在目睹到当时国力衰败、民生维艰、国将不国的惨痛现实之后，断然提出“实业救国”的口号，随后弃官还乡展示宏图大业。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集资十万银两，首先在唐闸开办了第一家纺织厂——大生纱厂，于是这个寂寞僻远的乡间小镇有了灵气，街道上除了赶集的农人之外，便又有了些穿工装的织布娘，古运河里除了渔船而外，多了些商船。嗣后，张謇又在这里相继建造了广生油厂、资生治厂等。受《周易》中“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感召，这位贤士谙天下最大的恩德莫过于使民众安生，于是他把所开办的工厂的命名中也带有“生”。这位爱国者之所以后来被载入史册，盖出于此。

如果没有张謇，也许唐闸至今还是一个渡口，或者它的发展要推迟一个世纪，因此张謇在小镇人的记忆中是很深刻的。关于他，人们讲得生动，似乎都与他一起生活过，其实这里亲眼见过张謇先生的人已很少了，一切几乎都是凭着传说和想像。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曾为振兴民族工业而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毛泽东也曾经说过：讲到民族工业，不能忘记南通的张謇。为了纪念他，

通棉一厂的红楼前竖起了他的铜像，那深邃的目光，似乎看得很远，也想得很远，今人伫立在他身边，都有一种崇敬感。

是的，唐闸的布局和镇貌都因张謇的到来而产生了历史性变化。工厂开办后，为便于工人的食宿，便在小镇的四个方位分别建了整齐划一的土木结构小平瓦房，称为工房，每户二十平方米，远远望去犹如小学生上操时排列起来的方队，不过较之于那些自然形态的曲巷，是有了一点新意，也是一种进化，然而，与今天小镇外竖立起来的高楼相比，它却又显得古老，陈旧而寒伧。为改善人们的居住条件，如今小镇又建造了许多新的住宅，它们在环境优美的地带自成小区，以各不相同的造型和色彩布局。如果从最原始的曲巷步入张謇时代的工房，再走进如今这开阔华美的高层建筑，你定会感到自己仿佛逾越了几个时代，因而产生一种如幻的观感，称这是一个“今古齐观”的小镇全在情理之中了。

论及小镇的建筑，在这里应该大书一笔的是那座红色方形且带一点西洋味道的钟楼，近百年来它一直屹立在古运河畔，固守着大生纱厂的门户，似乎成为一种标志和象征，小镇人也把它引为骄傲。

古人曾有“钟鸣漏尽”之说，几千年来祖先们就是用钟鼓滴漏来报告时刻的，而一当小镇突然出现这一洋玩意儿时，不能不使所有闭塞的目光惊异，况且它又是这一方最早出现的高层建筑。该钟楼始建于光绪年间，当时大生纱厂购买的是英商机器，英商在出售机器时，附赠了一架大型机械时钟，于是这座高约 25 米的四层钟楼便竖立起来，多少年来，它以钟声向人们准点报时，整个小镇能听到悠扬的钟声，尤其在深夜，也会产生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诗境。

四

环镇皆水，有水必有桥。然而古运河上原没有桥，靠舟楫摆渡，波光浪声里也流传着一些悲剧故事。河东与河西的一对青年男女邂逅相爱了，父母得知后强作干涉这对背乎世俗礼仪的自由婚恋，把运河划为天河。这一对恋人白天再也无法相见，牛郎只得在夜间泅水过河与织女幽会。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水流湍急，牛郎终因沉没于激浪，滚滚浊波留下了无尽的哀怨。

为使两岸畅通，河面上终于架起了一座座桥，最早落成的是大洋桥，后来又相继建成了西洋桥、北川桥、疏航桥。这些桥均属木质结构，为能让船只通行桥体都成弧形，远看就像一道虹，桥身及栏杆上涂上些油漆，与如练的运河相映衬，看渔舟叶晚，沙鸥回翔，无不怡然自乐。

这些桥与别处的桥不同。桥头有个方形桥头堡，远看很像瞭望哨，木结构两层，下层四面无墙，行人来往称便，上层四壁为窗，内设一神龛，立有神像，顺着楼梯可攀到楼上敬香、观景。据说一位江湖学士登上楼后曾留下如此绝句：“登临远眺不胜情，平舍轻烟斜日丽；长桥古寺旷野绿，碧水云岗一棹轻。”

世事变迁，而今那些木桥都已换代，隆然而起的是一座座钢筋水泥桥，它光滑、坚硬，适于现代交通工具的畅行。最近落成的人行桥别具审美意识，它带着水泥淡青的本色凌驾于古运河之上，远望便如一弦扬琴，行人在上面漫步，可以饱览落霞与曙色，当清风拂面之时，亦可闻到近侧啤酒厂飘来的幽香。其实这里又是观河灯的绝佳处。小镇有一个风俗，每年正月十五，人们便提着河灯云集到此，月色溶溶之中，大家点着蜡烛插入灯内，然后把灯放入河面，任其飘游，一时间，千姿百态的灯盏汇成灿烂星光，欢腾之中，两岸的焰花亦频频升空，目睹那华美景观，游人

无不沉醉，有诗为证：清波倒映银花俏，细雨催开火树高，盛世人间看春色，荷衣仙女恋虹桥。

五

桥是心灵沟通的枢纽，经济与文化也因此而得到交流。自从有了桥，小镇便开始流行打麦号子和僮子戏，开始有了人们为之崇拜的神祠和庙宇。据说这里最早建成的是白龙庙，由于当时常有洪水泛滥，人们实在无力与之抗衡，便造了一个寺庙以香火供奉白龙，求其保住这一方的太平。说来也怪，自那时起，大的火灾也就很少发生了。有人认为这确实是白龙的神力，故而一时间香火旺盛，古庙更显灵气。

现已成为民宅的宗贞庙已失去了旧日风采，没有神像也没有香火，旧时故事却仍在流传。有说张謇之兄张訾一次上厕所忘了带手纸，当时已经定亲尚未完婚的宗贞姑娘便亲自将手纸递送过去，岂知封建礼仪甚重的张訾觉得她有失自重，于是将其休了，宗贞姑娘一气之下削发为尼，发誓永不再嫁，张却又生恻隐之心，为之盖了一庙，取名宗贞庙，让她幽居。

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这一带的寺庙也逐渐增多，诸如正心香、水关帝庙、余佛寺、居士林之类，便是那个时代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些古寺都一一湮灭，而今只有峨嵋山尚存古庙遗迹。它位居唐闸镇东南，雄踞于高高的土坡之上，在四百龄苍苍古松的点染之下，显出一幅古祠堂的神韵。为表示对神灵的虔诚和崇拜，取佛教四大名山“峨嵋山”之名，其实这里并没有山。每逢阴历六月十九日，观世音菩萨生日这天，信佛的弟子，从四乡云集这里，敬香朝拜，热闹非凡。1991年底经政府批准，这时已作为城北佛教活动区，正式开放。

僮子戏与古寺庙几乎是同时在这里诞生的。僮子戏原是一种

迷信制方，旧时这里缺乏医道，人生了病，便藉此祛邪恶，驱鬼神。后来这种形式逐渐发展成为地方唱腔，借以排演了一些鬼神戏和历史剧，诸如《李兆庭写退婚》、《墙头马上》之类，当时就很为流行。那时还没有戏院和剧场，也不贴广告，演唱者只需在镇中择一空地，然后连连敲打出很有特色的鼓锣节奏，镇民以及附近的乡民们听到这特殊信号纷纷赶来了。那些演员们的演技确也不错，或嗔或笑或悲或哭，把人物都刻划得入木三分，加之台词都是用一律的地方口语唱出的，所以大家听得真切入迷，不少人被那动人的情节和凄婉的音调感动得流泪。那时的僮子戏堪称是小镇唯一的流行剧种了，几乎人人会哼会唱。

近百年过去了，现代文化已渗透到每个角落，这时影剧院、舞厅、录像厅都已落成，迪斯科舞、卡拉OK演唱方式亦普遍流行，然而僮子戏依旧很有魅力，大街小巷在洋溢着新潮歌曲的同时，还可以听到不绝于耳的僮子调——有些人边走边唱，也有些人提着录音机边走边欣赏。今古合璧，土洋结合，组成了一支怪味交响乐，也许在任何一个地方都难以找到这种文化氛围。是的，毕竟是乡音，根深蒂固地结成了这种万世不灭的感情带，不少游子闯荡几十年重回小镇，一听这戏便老泪纵横，依稀回到生命中那时光，回到充满乡情的戏台和那些令人消魂的夜晚。一位探亲台胞特地在新华书店购买了几盒僮子戏的原声磁带，以永久性地回味这生身之地的母亲的声音。

六

小镇人生活俭朴，在吃的方面似乎不大讲究，也无甚造就，也许这一方较注重于社会大生产的发展，因而淡化了吃文化的学问。但也不尽然，唐闸北嘴的得名，偏与那吃有关。清朝末年，一姓

陈名玉书的老板继承祖传秘法在唐闸北市街尾办了个玉昌鼎糟方，所酿造的曲酒“窑香突出，醇和优雅，低而不淡，香而不艳”，跻身名酒行列，取名义丰大曲，一时间嗜酒者如云，生意极为兴隆。不想日寇入侵中华，唐闸亦遭蹂躏，鬼子一眼看中“义丰”，便在此屯兵放哨，占地为王，北哨地名由此而生。那义丰酒厂也就此毁了，秘方也从此失传，小镇名牌被无辜扼杀，真是一种悲哀。后来唐闸又出了个秦氏茶食店，该店产的小馓子和麻饼也曾名噪一时，尽管是舶来的工艺，但由于选料讲究，做工精细，佐料配方谐和，遂成一绝，因而过往旅客多会于此买一点作途中消闲，或作礼品馈赠亲友。而今各地各式食点充斥柜台，故而这类名产已经不名了，不过有谁还希望能回味那个时代的话，完全可以到这里来品尝咀嚼。

至于风味小吃现已在小镇悄然盛行。港闸路有一家长江小吃馆所烧的五香牛肉就很不错，烹调者综合众家之长，去粗取精，自成高格，厚厚的牛肉被煎得外焦里嫩，切开之后，肉丝分明，透出缕缕茴香，如果再加上杯啤酒，大可显示一番樊哙饮酒食肉之豪兴。小镇其他各式酒家及饭馆，有本地产的道地的紫琅牌啤酒，有来自于黄海的天下第一鲜炒文蛤，也有众口皆碑的糖醋牛排之类，当累累鲜果陈放于你的面前，定会感叹“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典故的新含义……因此，有朋自远方来，不必忧虑小镇没吃处。

七

山河时势的巨变，与人民的创造有关，有时也会因巨人的出现，而产生良好的机遇。唐闸镇的发展，人们当然没有忘了爱国实业家张謇所作出的诸多努力。七十六年前，即在大生纱厂建成后的第二十年，他便在唐闸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纺织专科学校。办学历时四十年，五六届毕业生共 1750 人，一支很有实力的纺织科

技队伍分赴全国，为中国的纺织工业展开了灿烂前景。而今学校旧址虽已无存，但历史不会将它遗忘，一些学子功成名就归来，仍驱车到此畅叙旧时寒窗光景，怀念那些呕心沥血的先师，并为振兴小镇现代工业付出臂力。

他还曾委托他的侄子张敬孺在唐闸开办了小镇第一所中学——敬孺中学和第一所小学——实业小学，规模不算很大，却充分体现了他以“教育为本”的远见卓识。小镇也因为有了学校有了文化而逐渐摆脱了单俗浅陋的粗野气质。一个名叫冯桂馨的校长，在当时就很有名气，他治学严谨，为人正直，学识渊博，在学生和镇民心中是一个很受崇仰的形象。

如果要排列小镇名人谱的话，张謇而外，冯桂馨不可少，有一个叫李云良的似乎也不可忽略。其人也是从敬孺中学步出的，三十年代毕业于复旦大学，后云游异地当官，几经辗转复归故土，任大达轮船公司经理，并兼大生纱厂监事。出于文化人的文化心理，创办了生活学校（现在的唐闸小学），并建立了唐闸最初的图书馆，设计构造了一个花卉公园，不过几分钟游人即可浏览完毕。但在当时总算给这一方寂寥的文化沙漠增添了一片新绿。

李云良当初所建的那个小园已经不复存在。为协调群众文化娱乐生活，五十年代又征地百亩，建了一个新园，这里春夏秋冬四时开花，假山与池沼配合，近景与远景相衬，虽无古迹碑林，倒也闲适清静，趣味盎然。如果南通要排什么十景八景的话，这里定不可漏了。不少游客来此观景，也觉得这是一个好去处。尤其这园子里的盆景，因造型绝佳而远销东洋，饮誉海内外，游人固然青睐。而千百年来傲立于秋的菊花，在此却又如魔术师手中的花朵，无论是哪一个季节，说开便开，这就是唐闸公园园艺师的精妙之作。今有词人唱道：“傲然昂首，弄影飞霞，四时芳容如画，独占是唐家，收尽千古色，占染风华”。这是真切的歌咏，如果老杜曾来到此一游，定会吟出盖世绝章。